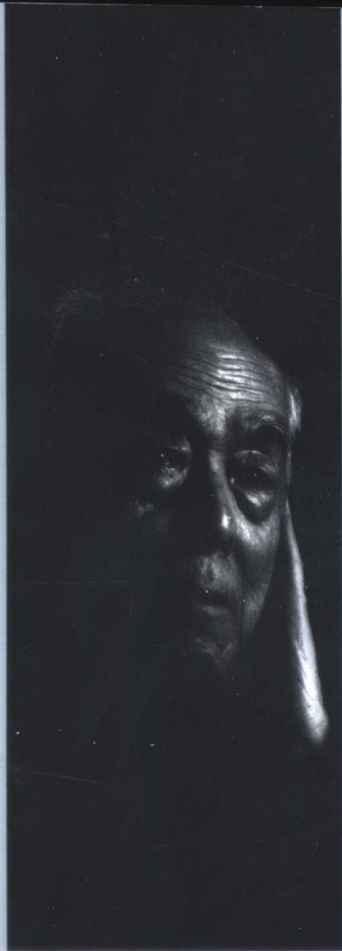




季羨林先生

学界风范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

张光璘 / 著

作家出版社

季羨林先生

张光璘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先生 / 张光璘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 - 5063 - 2718 - X

I. 季… II. 张…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077 号

季羨林先生

作者: 张光璘

责任编辑: 林金荣 罗静文

特约编辑: 何拓宇

装帧设计: 合和 Joy 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60 × 1280 1/32

字数: 360 千

印张: 13.75 插页: 2

印数: 001 - 7000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718 - X

定价: 3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从苦难中崛起……1

齐鲁大地之子

命运的转折

寄人篱下

初露锋芒

“五三惨案”惊魂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第二章·清华学子……23

进京赶考

走进清华

学术研究发轫

结识名流

“清新俊逸”清华园

清华“四剑客”

同窗情深

文学青年

“永久的悔”

告别母校

第三章·负笈德意志……53

辞亲去国
赤都印象
初抵柏林
大学城哥廷根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
五年磨一剑
饥饿地狱的煎熬
乡愁
苦涩的爱情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

第四章·回到祖国……95

别了，哥廷根！
游子归来
初进北大
谢绝剑桥聘约
乱世中的孤独者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三年学术成果“差强人意”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新时代的幸运儿……………131

喜迎解放

东语系空前壮大

洒满阳光的日子

从沙滩到燕园

萌生“原罪”感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激情岁月的尾声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旋涡中……………177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

狂热的 1958 年

啊！朗润园

南风拂面，春满燕园

“社教”运动的角色转变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

第七章·炼狱……219

山雨欲来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奉命回校

“逍遥”半年

两派对峙，血染燕园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

厄运临头——抄家

士可杀，不可辱

忍辱偷生

难熬的 1968 年春天

太平庄劳改

坠入阿鼻地狱

折磨的异化

艰难的“解放”

偷译《罗摩衍那》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313

浩劫过后的辉煌

从冬眠中醒来

人格的魅力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新时期文坛骁将

纵浪大化中

仁者寿

辉煌的学术成就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后 记……429

主要参考书目……431

附录·季羨林致编辑信……432

官庄

第一章·从苦难中崛起

第一章·从苦难中崛起

齐鲁大地之子

季羨林出生于1911年8月2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八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民国”时代。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皇威犹在，旧习未除，似乎还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正如鲁迅所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季羨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羨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羨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高粱、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

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羨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名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东城记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0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座城市 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叫做 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 Caramoran 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 Fenara 的 Po 河。

季羨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合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鳌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逐渐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的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羨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

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了。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这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羨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去，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羨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羨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简而言之，季羨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四十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上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灰黄灰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柳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

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季羨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

季羨林的故乡



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季羨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身后留下三个儿子。季羨林的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兄弟俩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羨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羨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半亩多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2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羨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羨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羨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这件事也算得季羨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

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辞，也颇耐人寻味。

季羨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羨林六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如今，已经年届九十的季羨林，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季羨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羨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在绿豆地里，季羨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

大官庄外的土路，季羨林童年时常随母亲经此去地里劳作。



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羨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文中这样记述：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季羨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羨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命运的转折

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就在季羨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

羨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羨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羨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羨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羨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羨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综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羨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例如，比季羨林大三十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比如比季羨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

比如比季羨林大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季羨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羨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羨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当时季羨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羨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寄人篱下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羨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羨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人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